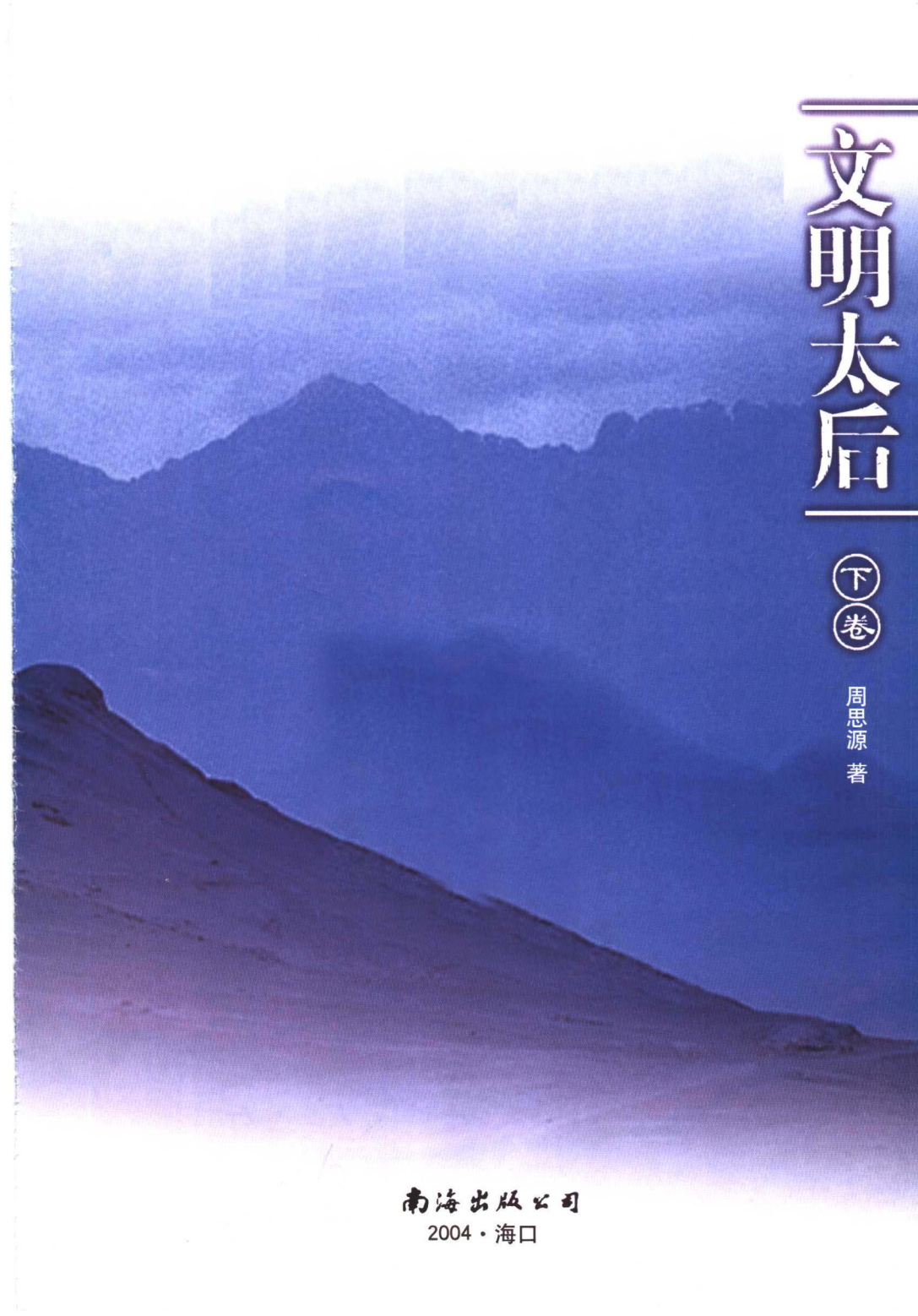


周思源 著

文明太后

下
卷



文明太后

①
下
卷

周思源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4·海口

下

卷

第六章 京师告急

一 突击后官

二 夷夏之辨

三 施飞自尽

四 三环四人

五 赐死栗箐

六 长乐献策

七 打开缺口

八 秘密回京

第七章 禅位风波

一 冯雁舞剑

二 万寿出逃

三 该走时走

四 大出意外

五 太后韬略

六 明珠退兵

第八章 丽珠殉难

一 冯雁画圆

二 文秀议变

三 丽珠报警

四 半个兵符

五 京师戒严

第九章 废帝刺后

一 责打皇帝

二 密旨大白

三 文秀中箭

四 帝后和歌

五 归宿之地

六 永固之恋

第十章 鸿雁之声

一 立储之恼

二 李奔第二

三 粉碎暗杀

四 文秀出家

五 来世之愿

余声

589	587	571	563	546	525	512	501	499	472	458	446	436	429	417	407	399	397
787	777	769	755	747	735	733	709	698	686	671	662	653	651	635	622	615	603

一 突击后宫

拓跋弘近日心中越来越感到不快。他想起来了，栗箬之变已非一日，自从泰山封禅回到平城后栗箬就似乎格外关心李弈之事，不时打听“此事李太医如何说”，或者问“李太医可也在那里”。尤其是最近，只要听说他刚从慈安宫回来，就问：“可曾见李太医？”听说自己与母后在皇信堂召见几位大臣垂询政务，必问：“安平侯可也在座？”李弈长得姿容秀美，多才多艺，见识过人，栗箬准是喜欢他了！拓跋弘越想越像，越想越火。他想，栗氏若是真有异心，就将她赐死！至少也要将她永远打入幽宫！

小皇子宏与保母单独居住，只是每日午后睡醒觉吃完点心带来让栗昭仪和皇帝玩乐。因此今日下午皇帝读完书来至西堂时，栗箬没有注意到皇帝对自己的请安十分冷淡，只以为是看见小皇子已经会跌跌撞撞地走路特别高兴而对自己没有注意。栗箬问道：“皇上去慈安宫了吗？”拓跋弘蹲着两手向宏伸出，笑着鼓励他走过来，只是略一点头而已。栗箬又问：“李太医是在抚琴还是弈棋？”

拓跋弘一听脸色骤变，对笑着扑进怀中的皇子宏竟然没有一点亲热的样子，怒气冲冲地对保母道：“带皇子回去！”说罢站起身来，背着手，两眼冒着怒火。保母惊慌地抱起小皇子，宏害怕地睁大眼睛。栗箬莫名其妙地看着皇帝，不知如何是好。

等保母抱着皇子一出门，拓跋弘就厉声道：“栗氏，你知罪吗？”

栗箬与皇帝相伴几年来皇帝从未说过一句重话，万万没有想到皇帝竟会如此大怒，又不敢问究竟是为什么，只得赶紧跪下，

低头委屈地低声道：

“臣妾不知。”

“哼！你还不知！”拓跋弘看着她居然还一脸委屈，更加气得呼呼地，“你还不从实招来！”

栗箬心想，几年来皇帝一直极其宠幸自己，恩眷无比，何况自己确实绝无一丝差错。一定是皇帝听信谗言或将事情弄错，就赌气地抬头说：

“臣妾无罪可招！”

拓跋弘看她竟敢顶撞自己，一脚踹在她的肩膀上，栗箬顿时仰面倒在地上。“你还无罪！你速速从实招供，朕或可免你一死！”

栗箬摸着疼痛的肩膀，哭着坐起身来重新跪下道：

“皇上，臣妾若犯死罪，情愿领死，毫无怨言。但臣妾确实不知所犯究系何罪，死有不甘！请皇上明示，臣妾死也要死个明白！”说罢泪下如雨，低头悲泣不止。

拓跋弘一边怒斥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你还想骗朕！你为何总是如此关心李弈，你与李弈究竟有何私情？还不如实招来！”栗箬这下终于明白皇帝误会之所在，原来如此！也罢，索性就此向皇上说个明白。她立刻止住眼泪，抬起头来，叹气道：

“臣妾与李弈确实并无任何私情，若有半点，甘心受戮。但李弈……”她回头看了看，“此事关系……请皇上屏退左右。”

拓跋弘见她并无任何畏惧的样子，却又吞吞吐吐，知道可能错怪了她，就挥了挥手，站在门内的太监、宫女全都退了出去。接着栗箬就将李弈与太后有私之事说了出来。

拓跋弘刚听了几句就震惊得如五雷轰顶，顿时精神麻木，瞪目结舌，远远比他怀疑栗箬与李弈有私更令他感到痛苦和可怕。他严厉地问道：

“此事当真？若有半句不实，你就是粉身碎骨诛灭五族之

罪！”

“臣妾明白，臣妾所言句句是实。”栗箬坦然地说。

“起来吧。”

栗箬跪得久了，况且肩膀疼痛难忍，她一手摸着肩膀，一手撑着地面，这才站了起来。

拓跋弘让她坐在榻边，听她讲述了主要情况，仍然半信半疑。于是立即传施飞入内。拓跋弘低声严厉警告说：“施飞，你听着！你所言务必句句是实，若有半点虚言，朕立即将你处死，五族皆灭！”

“小人遵旨。”于是施飞详细禀报了一年多来的仔细观察，说多次发现只要李奔在内，外人就不能进入慈安宫。

拓跋弘本来就一直阴沉着脸听着，偶尔问一句。听着听着神气变得颓丧起来，心情极其痛苦。

栗箬见此，决定索性将话彻底讲明，冷笑道：

“太后不德，行不正……”谁知拓跋弘一听勃然大怒，挥手狠狠打了栗箬一掌，栗箬顿时倒在榻上。栗箬起身摸着流血的嘴，赶紧跪下，低头不言。

这时，拓跋弘愤怒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半天才说：“此事绝对不许外传半句，违者死无赦！”

“臣妾遵旨！”

“奴婢遵旨！”

拓跋弘回到太华后殿，痛苦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栗箬和施飞所言很可能真实无误，不是可能，就有。他万万没有想到母后会有此类不德之事。他从小就以为母后就是自己生母，后来虽然知道生母元皇后实情，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感情。母后的慈爱、贤惠、宽仁、睿智、魄力和能力都无与伦比，母后是他心目中最完美最伟大的女人。他从小信佛，母后就是活佛，而且是自己最敬重的佛，是如来再世，观音显身。但是现在这尊至高无上佛的基

座却剧烈地动摇起来……

他想起许多事来。

以前他就注意到李弈常在太后宫中，一般都是在厅或中厅，即一进或二进堂屋，不是谈话，就是弈棋，偶尔也抚琴。虽然他觉得李弈在那里次数过多，倒也并未多想。即便偶感不快，他也是责备自己猜疑乃对母后不敬。现在想来，有时在那里遇见李弈，他似乎有些不大自然。母后早已痊愈，李弈依旧经常进入后宫尤为可疑。如果真是那样……拓跋弘非常伤心，觉得母后太对不起父皇，他为父皇万分难过，也为自己这个皇帝感到羞耻万分。一向特别崇高完美的母后形象在他心目中突然变得模糊起来。他一向认为母后与自己两位一体，现在突然发现中间已经隔着一道又深又宽的冰河。

左思右想，他觉得最重要的莫过于尽快查明真相，制止事情的发展。他本想派心腹太监铎弑或龠滕去监视李弈的行踪，但随即否定此念。此事绝不能扩大影响范围，只能仍靠栗氏与施飞。

栗箐与施飞这些日子一直惴惴不安，她俩都深知自己极有可能被赐死，以防止这个天大的宫闱秘密被泄露出去。皇帝不来她们感到害怕，听报“皇上驾到”更是心惊胆战。皇帝很少再来，偶尔来也总是脸色阴沉，从不说及此事，只是看一眼皇子宏很快就走。她俩自然更不敢提及片言只字。有一次铎弑来此，施飞一见他就战战兢兢，面色惨白。栗箐也以为是来宣诏赐死，竟晕倒在地。结果这倒成了转机，皇帝下朝后就来看栗箐。看着面容憔悴勉强挣扎着从榻上起来请安的栗箐，拓跋弘说完“平身”就扶她坐在榻边：

“李弈之事，朕已想过。口说无凭，务必获取直接证据才是。”

看着明显消瘦了的皇帝和他痛苦的眼睛，栗箐不禁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还是什么都不说为好，就点了点头。拓跋弘道：

“传施飞!”

心神不宁地站在外面的施飞一听，倒反而放心了一点。因为若是赐死自己这样的宫女，都是太监宣诏。即便现在屋内没有太监，也会先传入，然后由太监宣诏并执行。如今皇上口谕传见，至少会有个让自己辩解的机会。她忙进来跪下请安：“施飞叩见皇上。”

拓跋弘说：“起来吧。李弈之事，由你一人去办，他何时去慈安宫，立即来禀报于朕。绝对不许外传!”

施飞当时就领命而去。不到半个时辰，施飞就气喘吁吁地回来禀报道：“李太医进了慈安宫了!”

拓跋弘当即决定马上进行一次突然袭击。他正要走，栗箬说：

“皇上，臣妾以为……”她忽然意识到这样说的危险，就苦笑了一下，“哦，无甚。”拓跋弘理解她怕说错获罪，就焦躁地说：

“你有话尽可直言，恕你无罪。快说!”

栗箬沉吟道：“是。臣妾以为，皇上最好略等片刻再去……”

这话有点含糊不清，拓跋弘听了一愣。正要问个明白，忽然悟出了栗箬的真意，于是就“嗯”了一声。他又坐了一会儿便径自来至慈安宫。

站在门外的明珠远远看见皇帝来到，对门内说了一声，便迎上去喊道：“明珠叩见皇上!”

令明珠深感奇怪的是一向对她特别亲切的皇帝连头都不点，下了肩舆就急匆匆地走进大门。第一进和第二进院子都不见太后，他就直奔后院，对于在门外迎接的望云、爱珠等也不答理，直闯第三进太后寝宫。

看来太后与李弈正在寝宫正堂弈棋。案上棋枰上的棋子密密麻麻，似乎已近百手。站着李弈见他进来，显得有些不大自然

地说：

“李奔叩见皇上！”

拓跋弘眼睛望着别处，冷淡而有些别扭地说：“平身。”然后说，“儿臣叩见母后。”一面扫了一眼卧室里面，只见榻上整整齐齐，毫不凌乱。

但太后似乎不像过去那么高兴，问道：

“皇帝驾到，有何要紧之事吗？”拓跋弘一时有些慌乱，支吾了一下，马上应答道：

“儿臣想明日早朝再议治国方略，不知母后以为如何，特来讨示下。”

李奔赶紧说：“皇上与太后有要事商量，微臣告退。”太后点了点头，皇帝也不响，只是微微颌首。李奔便匆匆而出。

冯雁有些奇怪地看了拓跋弘一眼，道：“明日早朝不是早有安排，要听取各州郡报告今年灾情与赈济事宜吗？”

明日早朝专议此题恰恰是拓跋弘所提出。因而他不禁脸一红，道：“儿臣觉得治国方略乃大魏根本大计，故欲及早议论深透，以使满朝文武大小臣工均能以纲领目。”

冯雁觉得此话也颇有道理，就说：“嗯，以纲领目，甚好。”

但是拓跋弘却又说：“不过，若要论当务之急，倒是按原题先议为好，治国方略之争不妨准备得再充分些。”

“也可。你便宜行事吧。”

又说了几句闲话，拓跋弘就告退了。他坐在回西堂的肩舆上回忆刚才的情形，明显地感到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太后比较冷淡，李奔则有些慌张，看来两人确有私情。至于到了什么程度，一时还难以确定。

拓跋弘走后，冯雁心中深为不安。因为以往皇帝要来慈安宫，事先总会让太监先来通报一声，而且今日皇帝显然不是为明日早朝之事而来，而是另有目的。她想，幸亏李奔想得周到，否

则麻烦大了。

西宫天黑以后各门紧闭，无腰牌不得出入。由于道武帝时出过太监夜间领皇子清河王拓跋绍越墙入内杀害皇帝，太武帝时又出过中常侍宗爱谋杀皇帝并命太监越墙调兵谋反之事，因此天黑后西宫警卫森严，羽林不时巡逻。后宫则有武装太监严密把守，不时巡查。李弈任司卫监之后虽然可以留宿西宫，但只在前部太华殿旁东廊“司卫监”办公的几间屋里。如若夜间在后宫露面，就会引人注目。因此他们行事从不在夜间，总是下朝后匆匆而毕。倘若李弈午后才去，则天黑之前必定离开慈安宫。而且李弈每次都坚持必须先将棋枰摆好，两人快棋数十手之后才行鱼水之欢，以便万一有外人闯入会觉得二人正在弈棋。后来冯雁索性命望云事先就将棋枰摆上百余手。每次事毕之后李弈总是立即起身，一一穿戴整齐，并坚持要冯雁也穿好衣衫。望云马上将卧榻整理得干干净净。冯雁有时埋怨道：“此乃人生最大之乐事，你我却每次都是匆匆忙忙，不能尽兴！”

李弈叹道：“还是谨慎为好。不防一万，只防万一呀。”

冯雁娇嗔地说：

“此系太后寝宫，谁敢擅入！”

“你系太后，自然任何人奈何你不得。我则死无葬身之地矣。”

冯雁狠狠地说：“谁敢碰我李郎，我定不饶他！”

尽管这样，李弈还是坚持必须摆棋、穿衣、理榻，否则绝不从命。冯雁拿他毫无办法，只得依他。每逢李弈来此，明珠必亲自在门外守卫，只要远远看见人来，就命爱珠或玉珠速去禀报。若其他人来，则被挡于门外，或先入第一进院子的正堂等候，里面尽可从容不迫，尽兴而毕。只有太监传谕皇帝驾到，才急如星火。里面若正有好事，也只得立即中止，赶快穿衣、理榻，有时弄得手忙脚乱。今日幸亏刚刚铺榻，两人坐于榻边紧紧搂抱，正

要宽衣解带，就闻外面急报“皇上驾到”，吓得两人立即走到正堂，坐到棋枰的案子旁。望云刚刚将榻上整理停当，走到正堂门外，就已看见皇上急匆匆从外面走来。

看着太后十分不安却又一直沉默不语的样子，望云终于说道：

“皇上今日来得有些蹊跷，似乎是有备而来……”

明珠也深有同感，说：“皇上态度冷淡，从未有过，实非吉兆。恐是有人泄露……”

冯雁看着她俩，依然无语。然后转身望着窗外。半晌才道：“你们两人悄悄细查一番，从本宫查起，还有皇帝身边之人。”

回到西堂以后，拓跋弘只是阴沉着脸，一人独坐，久久不语。栗箐虽不敢问，不过已经猜到定有所获，但并未抓住把柄。她方才就感到皇帝去得还是太急了些，只是当时不敢说而已。她在心里责怪自己没有婉转地再暗示一下，皇帝若再迟些去，就会真相大白。

后来拓跋弘终于说了说在那里见到的情形。栗箐这才道：

“皇上去时宫门可有人禀报？”

“明珠在门外迎接。”拓跋弘不解地说，“怎么，难道这么片刻之间就能做成手脚吗？”

栗箐差一点冷笑出来，但终于忍住，平静地说：“臣妾在太后身边多时，深知太后行事极为仔细。太后手段十分了得！宗爱何等厉害，两位皇帝多少大臣死于他手，结果还是败于当时年方十四的太后手下。乙浑何等猖獗，皇上都奈何他不得，乙浑到头来也死于太后之手。皇上今日虽然突然而去，只要门口及时通报，里面就有时间准备。恕臣妾……”

看着胆怯得面色苍白的栗箐，拓跋弘说：“恕你无罪，尽可直言。”

“臣妾斗胆建议，只需如此如此，必见分晓。”

拓跋弘一听脸色更加阴沉，一言不发。

二 夷夏之辨

本来拓跋弘对李敷、李奔印象都极佳。他觉得李敷毕竟在朝为官多年，在秘书、尚书、中书三省都经验丰富，政绩不俗。而且朝议时每多卓见，现在位列中枢，实得其人。李奔既为一代良医，又兼良相之才，议论政事，每发精彩之论。李奔之兄李式原任青州刺史，现在西兖州刺史任上亦颇有政声。西兖州是大魏大州之一，扼守刘宋北上之重要一路，有李式在，可以无忧。但自从得知李奔与太后有私，拓跋弘对李氏兄弟的印象急遽改变，甚至怒形于色，以至于他只得提醒自己，切毋操之过急以免暴露对李奔的刻骨仇恨。但是毕竟此恨非比其他，实难忍受。在第二次再议治国方略时，拓跋弘差一点爆发出来。

由于有了第一次争论，有些大臣对今日廷议有备而来。李敷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觉得自己位高权重，不宜先讲，以免有些臣工有位卑顶撞之虑而不敢言。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年轻气盛的高闾出班道：

“臣以为，宜以数年之期增强大魏整体实力。使大魏内政修明，国库充盈，兵精粮足，北陲安宁。然后方可渡淮过江，扫平四海。如此，官吏务必颁行俸禄，方可基本杜绝贪贿之路。而实行俸禄，朝廷先需大增岁入。朝廷赋税，取之于民，则必须清查天下人口、户籍、土地。如今各地苦乐不均，盖因户籍不明，人口不清，土地不准。贵族、豪强之家，每多藏匿。不但大量逃避赋徭，而且出丁亦少。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故从清查人口、土地入手，即可增加岁入与兵员。岁入增则国库充盈，俸禄

得行；兵员足则军力更强。统一天下，自然不在话下矣。”

昨日之事虽然使冯雁有些分心，但是冯雁还是努力使自己将精神集中起来。听了高闾所言，这才有些明白魏朝目前的问题所在。自己原以为已经懂得为政之道，其实只是一些皮毛，对实质则一窍不通。她觉得高闾虽非诸葛亮再世，方才之言却无异《隆中对》第二。但是她不动声色，她想从今日朝议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高闾之言犹如一块巨石坠落深潭，响彻山谷，水溅八面。他还在铿锵陈词时，朝堂上不少人已经面面相觑或侧目而视了。

平城尹陈喜一听高闾之言，吓了一跳。他家土地隐瞒五分之一，人口三未报一。如果认真清查起来，平城首当其冲，其收入将减少一半以上。于是立即道：“高大人之言差矣。田亩之数，各州郡年有统计，朝廷赏赐，均有记录在案。若再重新丈量，劳师动众，枉费公帑，而不能增收些许。不如按比例各增若干，以应急需。”

给事中郭山明也得益于瞒报之利，见大多数人都不赞成的样子，而且太后与皇帝都未表赞成之状，就抢先表示反对，以邀众好：“高大人谓颁行俸禄即可基本杜绝贪贿之路，臣以为非是。杜绝贪贿非严刑峻法不可，非关俸禄也。至于田亩、人口，乃各州郡日常要务，历年皆有统计，绝无重大出入。朝廷岁入多少，不在于此。”

秘书丞高禧则对高闾之言深表钦佩。他也早有此意，只是觉得自己位卑职低，只是担任记录而已，若言必遭激烈反对。冯雁见他似乎有话要说，就道：

“在座者不论职位高低，尽可直言。”于是高禧说：

“臣对陈大人与郭大人之见不敢苟同。各州郡历年统计人口土地之数，疏漏隐瞒之处甚多。何况宗主收留逃亡之人，自行开拓之地，多不入册。至于陈大人增税之议臣以为切不可行。历代

明君皆采取奖励农桑、轻徭薄赋之策，增加赋税，无异是饮鸩止渴。如今赋税、徭役已然不轻，若再增加，则富者仍富，贫者益贫，恐将激起民变。”冯雁听了不禁点头。她知道高禧是高允的从祖弟，也极富才学，但是二人很不一样，不但年龄相差极大，而且高禧以不拘小节闻名。

李敷深感高间之言切中要害，其实自己也早有类似看法，只是有所顾忌，不便说而已。于是道：“据臣所知，多年来许多无地流民投靠达官贵人，但求温饱。主人瞒报相当普遍，故这些人都不在籍中，而征发仍按原数。臣以为高大人重新丈量田地、彻底清查户籍之论，实乃当今朝政万机之要。朝廷可多派大员赴各州郡严加监督，凡补报者不纠，实报者奖，瞒报者罚，直至处死。”

拓跋弘虽然不时出神，不过心里明白高间之言完全正确，而且可行。但是毕竟心绪恶劣，对各种言论均无丝毫表情。待李敷说话时他不禁沉下脸来，虽然心里明白李敷之见切实可行，但是现在他对李氏兄弟深恶痛绝。尤其是听到李敷最后那句“直至处死”，不禁想道：“李弈就最该处死！连你也该处死！”

还在听高间侃侃而谈之时，薛虎子就已经板起脸来了。魏朝文武官员多为鲜卑人，武职尤多，故历来赏赐，鲜卑人得益最甚。如果真的照高间所奏办理，则鲜卑人特权必将尽失。因此他没好气地说：“臣以为高大人之言不但有错，而且有罪！”薛虎子见自己的话不禁使群臣一惊，有些得意，就提高嗓门道，“难道我大魏立国八十余年，内政至今尚未‘修明’？此乃彻底否定我大魏列祖列宗之丰功伟绩，一大错也；大魏疆土辽阔，人口以数百万计，略有出入，在所难免，而高大人则无限夸大，蛊惑圣听，搅乱人心，动摇我大魏根基，二大错也；按高大人所言，平定南方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贻误战机，三大错也。臣恳请二圣对此乱政之论予以严惩！”说罢气呼呼地看了高间一眼退入班中。

当年他俩同在太学，高间成绩最优，而他总在倒数之列。他乃名将之后，这“驴”有何本领，竟敢如此狂妄！

几个鲜卑文武大臣互相看了看，出列道：“高间之言动摇大魏根基，应予惩处！”

其实许多人都心知肚明，高间之言所触动的是鲜卑人特权的根基，只是谁都不愿挑明罢了。谁知道荀颓偏偏出班道：“高间、李敷等大人皆为汉家，不通我鲜卑列祖列宗治国方略之英明，反欲照搬汉家方略，损害我鲜卑立国根基，实乃误国之论。臣恳请二圣将高间、李敷逐出中枢，贬为庶人。”

冯雁看了看拓跋弘，见他心不在焉的样子，只好自己出来表示：

“今日朝议，尽可畅所欲言，即便有所错谬亦无罪，不纠。”

谁知薛虎子不满地大声道：“高间、李敷之言，祸乱朝政，动摇社稷，不可不纠！太后汉家女，重用汉人高间与李敷、李弈，将不利于我鲜卑！”

群臣一听，顿时大吃一惊。除了当初乙浑，还从无第二人对太后如此无礼，而且大家也都看出太后脸上顿时有些不快。若在平时，拓跋弘肯定会严厉斥责薛虎子无礼之罪，但听他不但点名要求惩处李敷，还有李弈，不禁犹豫了一下。冯雁见拓跋弘竟然容忍朝臣当众对自己如此不敬，不禁感到非常气愤。她也看出不少大臣对此深为不安。但她转念一想，训斥只能逞一时之威，却不能改变其顽固观念。于是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面露一丝微笑，慢慢说道：

“自古以来即有‘用夏变夷’之说。依薛将军之言，我为夏呀，还是夷呀？”

薛虎子方才已经从群臣脸色中发现自己失言失态，也看出太后心中震怒，有些后悔。一听太后之言，心想幸亏太后宽容，所以赶紧语气和缓地说：

“太后自然为夏。”

“非也！”太后说完轻轻一笑，朝堂的紧张气氛顿时为之一松，“我冯家乃‘诸冯’之后，与舜帝同乡，皆为东夷，实为夷而非夏也！”她看出薛虎子、荀颀等面面相觑，莫名其妙。说到此处，她停顿了片刻，见他二人小声说话，就说，“荀将军、薛将军有何高见，不妨说给大家听听。”

荀颀小心翼翼地说：“臣等不知‘诸冯’为何人，怎么连舜帝爷也是夷人？”

他的话音刚落，朝堂内不少人极其小声地议论起来。有些文武大臣显然在嘲笑他们连这等常识都竟然不知。冯雁微笑道：

“高老令公，您在太学教书多年，要求学生背诵《孟子》几章？”

“《语》、《孟》均背全文，其余经典选背。”高允眉宇间流露出一丝不满，看了看依然懵懂状的荀颀等说，“适才太后所言，见于《孟子·离娄下》。”

冯太后问荀颀道：“太祖道武帝迁都平城之次年，即天兴二年(399)，着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令年轻贵族均应入学。太宗明元帝时荀将军正当年少，难道不曾去？”

荀颀不好意思地说：

“臣怎敢不去！只是臣天性愚驽，当时又年幼贪玩，不曾刻苦读书，读过也太半忘记。惭愧！”

“薛将军，世祖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春正月降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入太学’。将军可曾入学？”

薛虎子尴尬地笑道：

“臣先父亲自将臣送至太学。只是……臣……臣天性适宜打仗，不宜读书。”说罢他自己和别人都笑了起来，连皇帝都被逗乐了。

冯太后说：“高老令公，您当年曾与崔浩共撰《国记》，对国朝

来历、族系等多有研究，请道一二。”

高允向太后与皇帝点头道：“臣遵旨。”然后依旧坐着，两眼看着眼前的案子说：

“鲜卑本黄帝轩辕氏苗裔，乃黄帝少子昌意之后。当年受封于北土，后不断北迁，直至北海之滨。该地广袤万里无人烟，水草丰美，林木茂盛，遂定居焉。北海之北有山曰‘大鲜卑山’，又名‘赤山’，因以为族名。因黄帝以土为德，‘托’即‘土’之音也。‘跋’乃后裔之‘后’之意也。故以‘拓跋’为氏，意为‘黄帝之后’也。此即大魏拓跋氏之来历也。以后又历经数百千年，人口益增，分姓别氏，鲜卑遂有今一百一十八氏。故而我大魏鲜卑实乃真正之华夏也，与汉家同宗同祖。若必以嫡庶区分，只恐刘氏汉家尚不如拓跋鲜卑正宗呢！”

群臣一听无不笑容满面，尤其是鲜卑大臣更觉光荣。

冯雁接着说：

“众爱卿或许听说过北燕王冯家实非汉族而乃匈奴之后之传闻。”她见有些大臣点头，有些则十分吃惊，就笑道，“读过《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者想必记得：‘（曹魏）建安中，（匈奴）呼厨泉南单于入朝，遂留内侍。’据传我家先祖即当年随呼厨泉南单于留于许都者。匈奴本来皆有名无姓，我家先祖克谨克恭，为‘东夷诸冯’之后冯中书所器重，收为义子，遂姓冯，并以女妻之。后世我家遂以汉族自居，至今已二百余年，十余代矣。我为此还问过太昭仪。姑母道，当初冯氏立国，冯中书后人中因争嫡庶、封赏，有人故意编造此说，并无实据。我倒以为，即使我冯氏为匈奴，又有何妨？且匈奴本来与汉家亦为同祖。《史记·匈奴传》云：‘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故华夏与匈奴、鲜卑皆一祖之后。再说，匈奴也罢，鲜卑也罢，历次征战，大胜之后，每每将南人数万迁于北方，京师周围尤多。秦汉之时匈奴何等强大！晋室东播之后，匈奴亦多次立国，如今安在哉？除一股